

# 不自自由的故事

著 Y S



文光書店印行

## 長街紀事

離我結婚六月快完了的時候，我在長街上找到兩間屋子。

那條街很長，也不寬，鋪的全是碎石子。兩邊全是賣日常用品的小店鋪，雜  
嘈雜。正因了這原故，高貴的人都不往那兒走。我第一次去看房子時也是低着頭

跑的

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第五號。第五號有兩個門，我進的是側門。（正門是一  
家肉舖）。進門之是樓梯。我在二層停了腳。

應門的是一個臉色紅潤，銀髮，中等身材的老婦人；她嫌昏暗一點的眼睛向

我打量了一會，就說：「您是來看房子的？」

出租的是臨街的一間小臥房和不算大的客室。客室是可以改作書室的，不過缺少一張書桌。屋子和價錢我都很中意。兩間屋子對於我的工作會增加效率，而房租又不比我原來的貴。美中不足的，是那條熱鬧的街和沒有書桌。

我租下那房子。

第一天，我整理好書籍和衣服又發出一封長信，已是十點多了，感到疲乏就躺到牀上去。

熱鬧的街像永不願意休息；少年男女的笑聲，車輛行走的聲音……

我睡不着，用盡了種種法子也睡不着。我索性張開了眼睛，我想，等我底眼睛疲乏了的時候，街上的車聲人聲總該沒有了。但是，但是我失了望。

「早安，昨天晚上睡得好麼？」女房東一面把早茶擺在客廳的圓桌上，一面含笑問我。

「早安，」我搖着頭，不舒服地回答說：「睡得壞極了。」

但沒有幾天我就習慣了，晚上睡得很好，平常也能工作。到了那裏以後工作進行得很快，這原因不能不歸之于朋友們的不來見訪。然而我對房東總是說：

「唉，唉，羅爾希太太，這使我難過極了，晚上總睡不好。」

「年青人爲甚麼睡不好呢？我們老年人都還睡得着哪。我在這兒住了三十一年了。過幾天你就會睡得好好的。」她害怕我要搬家，所以每一回都這樣說。她常常給我送水菓或是點心來，有時是午飯的湯：「嘗嘗我自己作的湯罷，普通館子裏是吃不到的。」

有一天，她送了盤牛尾湯來。

不知爲了甚麼，我突然問她：「羅爾希太太，爲甚麼猶太人吃豬肉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是猶太人？」她吃驚地嘶聲喊着。

「自然，我知道。」接着我就給她解釋我的見解和希特拉是不同的。

她顫抖着，過了一會，「你知道這個了……」

「我是人，你也人，我們同是人……」

「是的，但是——」她望着我；「但是你是大學生。——大學生不能住猶太人的房子。」

「不，不，外國學生是例外。」

她安心了。

有一天，我游泳回來，放下衣服就走進臥室去。一個蒼白而戰抖的人站在房中間。無色的眼珠直盯着我，惡意地盯着我。

他的樣子使我害怕，尤其是那長得曳地的白絨布睡衣，使我想到疾病與死亡。我趕忙退出臥室，去敲房東的門，但是她不在家。我祇好在書室中坐下來。那個蒼白的人，像夜遊癩患者，像僵屍，他又一抖一抖地走出來了。無色的眼珠貪婪地盯着我。慢慢地又通過書室走進房東的餐室去了。我舒了一口氣，趕快把

窗子和門全都打開，使房子的裏空氣流通一些，我自己則站在窗口，這樣好受一些。

不久房東回來了，我就拿剛才的事責備她。她馬上給我道歉。

「那是我的男人，他病了三年。」

「甚麼病？」

「貧血病。」她的回答使我放了心。接着她又說：「從前他是個很好，很漂亮的人，現在他的記憶力壞得很。嗯，壞得很。我告訴他，房子已經租給別人了，可是他今天又——慫得原諒。從前我的兒子住在這裏。而且三十一年，對了，三十一年來，他走慣了。」

我們住的房子，是四層的大屋。我已經說過，平層是一家肉舖；頭層住的是肉店老闆的家，第二層是我們，第三層是一對年老夫婦和一個成年的兒子。頂樓住着兩個貧苦的母女。因為常常進出的關係，我們都有了樓梯上的交情。除了

第三層的一家而外，其餘的我都有機會同他們說話。三樓的那個兒子，頗有意思；他是個入了黨的小職員，每天都穿青黑色的制服，在樓梯上走上走下。然而這個人同我却從來沒有招呼。

房東告訴我，那兒子也是生在這屋子裏的，從前也常到樓下來玩，疲乏了，就睡在她的牀上。然而，現在他不招呼她了。兒子的父母呢，也不打招呼了，不過在樓梯上見着時，却是例外，因為那兒沒有人看見。

肉店老闆娘也常到房東家裏來，她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中年婦人，雖然老了，自己却不覺得，她肚子裏的話，多得同肚子一樣大。她好東問西探，而為人却很直爽。有一次我們談到現政府提倡的多育問題，她就說：

「X，X，X，X下些來又怎麼辦呢？從前一個星期我們到屠場去殺五條豬，現在兩條豬也賣不完。剩下的肉做肉腸，一屋子都堆的是腸子了……。前天來了個電燈匠，他就有五個兒子，天天只喝麵湯和馬鈴薯也得七八十分錢。吃早

飯就得一個兩磅重的麵包。」

「兒子多，政府不有幫助麼？」我問。

「幫助？那是空話，祇是一張紙罷了。」她說：「生四個給三百馬克，三百馬克夠甚麼呀？吃，喝，穿，那一樣也不夠。」

因為女房東到他們店裏買肉，有時也會遭到黨員的質問：「爲甚麼把肉賣給猶太人呢？」老闆笑嘻嘻地回答說：「賺一點猶太人的錢不很好麼？我又不是買猶太人的東西。」

頂樓上的母女倆，過着很貧苦的生活。母親是一個四十不到的貧血女人，每天都不停地工作。這一棟屋子裏的人家都雇用她揩地板，抹窗戶，每小時是三十分錢。——最低的工價。每天上午，她喘着氣抹樓梯，看見了她，我就會起強烈的同情。女兒呢同媽媽相反，年紀才十三歲，臉上紅紅的，因為每天幫着媽媽勞動，所以早發育了，看起來，還嫌過于結實一點。

同那女人講話的次數很多。因為星期三德國學生要受訓去，我這個外國人沒有課，就總是在家裏譯一點東西，有時她來了，就同她談談。

「……」她講丈夫是怎樣死去的；「隨便他們怎麼說，我餓死了也不讓卡去喊希特拉萬歲！」

一天夜裏，女孩子來打我的門。我們招呼過了，她就紅着臉對我說：「您能幫助我們麼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媽媽想替您洗衣服，價錢同外邊一樣。」

我應允了她。

但是這事情沒有多久就中止了，因為她不能再替別人洗衣服。警察局說她沒有營業執照。她來告訴我那情形時，是一個雨夜，外面滴滴打打響着，有時也傳來少年男女調笑的聲音。

「沒有法子，真是對不住。」

「不要緊。我也很覺得過不去。」

這樣我們沉默地對看好久。她的眼睛悲哀地望着我。過了一會才低頭去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寫我的預備論文，一直到了兩點半鐘才到牀上去。

我彷彿嗅到一陣刺鼻的氣味，像甚麼布片燒着了。接着又聽見隱隱的人聲。

過了一會，才又沉寂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洗過臉，走進工作室去，使我奇怪的是早餐沒有擺在桌上。

我開了過道上的門，就衝進來一陣燒焦布片的臭味。

女房東聽見聲音，就跑出來了。

「我的丈夫差一點燒死了！」接着她就雜亂無章的說了一大套。

晚上，我回到家裏，她才比較有系統地告訴我，這不幸底經過。

他的男人每夜總要開着燈睡，而這又是開支上的一筆不小的教目，她近來就

靠銀行裏放的一點存款在過日子。後來她就想出了一個代替的辦法。夜間用一杯水，水上放一個小鐵架，架上燃一枝小燭。這樣，又省錢，又安全了。

昨夜她的丈夫破例地起來了，睡衣的袖子碰在燭火上。

等到她驚醒了時，男人的衣服已經燒了一小半了。

「有危險沒有呢？」

「要明天上午才知道。醫生來過了，他說，到明天上午還不發現甚麼別的現象，就沒有事了。」

我破例去看望那個可怕的老人，但是這一次所得到的是悲慘的印象而不是可怖。

第二天，我在圖書館過了一天，吃過晚飯才回去。她哭哭啼啼的來告訴我：

「×先生，我要要求你一件事。」

「好的。請說罷。」

「他沒有救了。」

「我很難過。」

「這幾天來的人多一點，想問您借用這屋子——」

「多久的時間呢？」

「直到他死的第三天。」

緊接着她斷續的聲音，我點了頭。

我再也沒有見他了，祇吩咐花店送去一盆賤價的花。

他埋在猶太公墓。

那天下着微雨，我也隨着她們一塊去了。挖好的土坑在我們面前，兩根粗索子，四個人，就把棺材放下去了。

羅爾希太太，用力鏟起小半鏟子土洒到棺蓋上去，第二鏟輪到她的一位親戚。第三鏟是我了，我用力鏟了一滿鏟倒去，那沙沙的聲音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。

四位工友，很快地把坑子填平了，一塊墓碑豎起來：羅爾希先生，一八××生——一九三五，十，十二死。

我很想搬家，但是又怕她太傷心了。過了一些日子，我打算對她說，但是她又太可憐，使我找不到開口的機會。這樣，我又習慣地住下。

十一月尾的一天，下着大雪，街上行人很少，不大聽得見甚麼聲音。五點鐘不到，我忽然聽見對面二層樓上發出極高的喧吵聲來。接着就是打人的聲音——男人的叫罵，女人的哭喊。

我不能工作，我斜躺在沙發上。

一聲槍響，我的窗子玻璃破了，接着又是一聲，我的台燈破了。那邊也再沒有了聲響。

羅爾希太太告訴我，原來是一個失業工人自殺。他生活不下去，他逼着女人同他一起自殺，女人不願意。就始而爭吵，繼而打鬧，終於因男人底手槍來達到

男人的目的了。

「我得走，太悲慘了！我住不下去！」我想着。

第二天早上我得到海岱山朋友的來信，我就藉口說下月要到那邊去，把房子

退了。

十二月一日，我離開那條長街。那兒我住了四個月，但是我看見的委實太多

了。

而今，又過了好長的年月，那些人不知道怎麼樣了？我很希望還能再見一面

## 求乞者

第一次遇見乞丐時，我才起始學習德文不多幾天。當那年青的男子在人行道上嘮嘮叨叨地向我求乞時，我是完全沒有懂得他說的是些甚麼。後來：我賦用英文告訴他，我不懂德語。他告訴我，他想求一點賙濟。

像這樣的求乞者我遇見過多回。後來我到了柏林，見到的更多了。在街頭，常常會有年老或是中年的人，用法文或是英文求乞。他們極客氣的請求異國人士同情的施與，手中拉丁文的博士文憑常會出現在我的眼前。（現在

改用德文的了。）

全德國任何城市的住宅門前，都貼着禁止乞丐的花條子。

我曾在一個德國人家裏作過寓客。有一次晚餐時，女房東照例又問我，今天在外面看見甚麼沒有。在她，是找不着話說，在我是想練習練習德語，於是就告訴她剛才曾經遇見過一個求乞的。

「不，不！沒有的，他騙你的。德國沒有餓人。他自己懶，不去工作。」她一連串說出這些話來。

在柏林我住在一個猶太人家裏，那兒也貼着那樣的條子。

有一天我躺在沙發上看書，房東女兒敲着門。

「外邊來了一個求乞者，您昨夜剩下的那兩個半杯紅酒，我可以給他嗎？」

我走到過道裏。乞丐倚着門把深紅的酒送到像亂草叢的鬚林中去。

有一次，我到「菩提樹下」後邊的一家戲院去買預售票，因為時間很早，那

兒就祇有一個貧血的女人。她常常注視我。那一天是飛着雨的，我放了一張二十馬克的票子出去就把皮夾隨意地塞進雨衣袋裏去了。我同售票女人說話的時候，突然覺得一件東西在我的腹部發抖。我低下頭去，我的眼睛和那一雙使我永遠難忘的眼睛接觸了。我寫不出她那時的情形，我祇覺得她全身都猛烈地震顫着，像馬上要崩潰似的。

「對不起，」一個低弱的聲音從她牙縫裏生硬地恐怖地溜出來。

我受了很大的感動：「不要緊，女士。」

她低下頭，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離開我。

我離開戲院時，她還倚着門前的一座巨大的白石女體，那是德意志的典型婦人，肥壯的身軀，快樂的外貌。然而她下邊，一個中年的婦人，除了皮和骨架子而外，她有的祇是痛苦。

她望着我，我却怕望她。我取出一個馬克放在她手裏，一聲拉長了的「謝謝